

古今詩範卷五

桐城吳闐生評選

五言古詩第五 韓長吉

秋懷

韓愈二十六首
詩者未有不從韓公入手而能深造者也

韓爲李杜後一大宗學

窻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憂愁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感發亦同前人而蹊徑自別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棲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憐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奇情偉抱
恒人亦能之矣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窻間悵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

句句鍊詩則

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尙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一折乃爾深鬱委宛沈鶯剛健嫋娜委

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九暮處韓公本色

醉贈張秘書

微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爲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釀酒味旣冷冽酒氣又氤氳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纊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藉與薰險語破鬼膽高詞姪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助吾徒

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縣齋有懷

少小尙奇偉平生足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臯稷文章蔑曹謝灌纓起江湖綴佩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爲傾國媒自許連城價一初隨計吏貢屢入澤宮射雖免十上勞何能一戰霸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侯生或遭罵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灘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閒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餧一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董晉彭城赴僕射張建封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函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一求官去東洛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姪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鞶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飢疏獲譴在丁上疏之日鑛翻時方楷是月天旱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

俗循猶乍指摘兩憎嫌唯盱互猜訝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率土
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勵嵩開雲局壓穎抗風榭禾黍栽滿地梨棗栽繞
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姥一
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公正格 整練韓

岳陽樓別竇司直

序

洞庭九州閒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
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攬幽怪多穴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巍峨拔嵩
華騰蹕較健壯聲音一何宏轟轄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筭簾縞
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朝過宜春口極北
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麌
盍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
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潏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

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交履
鳥爛漫倒家釀杯行無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饗歡悲心生婉
變不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爲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
謠謗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安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
新恩移府庭逼側廁諸將干嗟苦駕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
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尅已自懲創庶從今日
後羈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
子已能餉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平直措語亦覺稍繁所以不及杜耳
極意矜練氣體故自岸偉微嫌取勢

送文暢師北遊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輓輒攀拘
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闕從求送行詩屢造忽顛蹶今成十餘
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闕窮巷未得窺剖劂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剝剔出其囊中文滿

聽實清越文暢來求送行序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

以上述在四門館時

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

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

下開迷惑胸窄豁刷株櫟

窄豁開達貌刷其株櫟使之開達也

僧時不聽瑩

瑩惑也

若飲水救渴以上作送

以

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

株櫟使之開達也

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

賊山令徵租聚異物詭製怛

若飲水救渴以上作送

以

巾韁也怛驚寫

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暎

暎逆氣也

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去京既久故見

以

况逢舊親識無不比羈蟹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

以上揭

言貶官復還重得相見

以

當今聖政初憲宗恩澤完犧犧

犧犧鳥獸之驚走者喻叛藩也

胡爲不自暇飄戾逐鷀

以

獮僕射領北門

謂田季安爲魏博節度

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劉濟爲幽州節度

竹帛爛

以

勸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

劉濟爲幽州節度

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垡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獵猖

犬

以

韓公五言皆以質健之氣行之而字句以雕琢爲奇淋漓浩汗鬱爲異觀

僕射領北門

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劉濟爲幽州節度

薦士公作此詩薦孟郊於鄭餘慶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

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閒數鮑
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
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闡奧以上述文學源流此獨於送孟郊序及此發之蓋非其人不足以當之也議公牛生不輕發者

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朱子引慕蕩舟說之非是排奡者排蕩而兀傲耳傲慕同字敷柔肆紅餘奮猛卷海潦繁華
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寵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
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言去老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知
者誰指注競嘲傲以上言孟郊之學行而惜其窮老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
覆盡况承歸與張建封歸登張封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言其易也胡爲久無成
使以歸期告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彼微水中荇尙煩
左右芼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郜多用譬喻乃押韻之一法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言方當擇士之見棄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蘋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

時豈可

蒭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簞犒微
詩公勿誚愷悌神所勞

以上薦之於鄭餘慶

苦寒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畏避但守謙遂令
黃泉下萌芽夭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麤擾宇宙鉛刃甚割砭日月雖云
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恒怯頻窺覘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
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鑣氣寒鼻莫覩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口角如
銜箝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籤侵爐不覺暖熾炭屢已添探湯無所益何況纊與縑
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蹠次六龍冰脫駢芒碭大包內生類恐盡殲啾啾
窻前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却得親魚燭鸞皇苟不
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蠹動儔俱死誰恩嫌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悲哀激憤歎五
藏難安恬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天王哀無辜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續調和進

梅鹽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憮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簷
雪霜頓銷釋土脈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及艾與蒹日萼行爍爍風條坐轂轂天乎。
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退之好爲雕斲險怪之文此爲其最矣朱子曰公此詩意蓋有所諷謂權臣用事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也自陸贊免德宗不

復委權於下所倚信者裴延齡

裴權伴人主此詩所以作與

送無本師歸范陽

賈島也無本即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
囚大幽下觀襲玄窓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也

低頭

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黓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

此皆自道所得精微

至極之語凡窮姦變怪之文必造平澹而後大成不如此不足爲神奇也特取徑必由艱險乃免滑易耳

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

擢荒榛孤翮起連菼

以上言無本之文學

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

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繆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

坎十一月卦也

老嬾無鬪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顙領貌

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憎獰廳攬空衢天地與頓

撼勉率吐歌詩慰汝別後覽

以上送別
氏具在此詩不可忽視

學根

題炭谷湫祠堂

萬物都陽明幽暗鬼所宴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閒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狀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攢指石孟仰環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惶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翾翾棲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烟鬱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曾太傅云退之剛正傲岸不信神道如衡山詩則曰神縱欲福難爲功紀夢詩則曰乃知仙人未賈聖此句詩詞意蓋譏時宰此詩意亦然其詞指至爲顯切

詩則曰血此牛蹄殷皆凜凜有生氣闔生案石鼎聯句詩詞意蓋譏時宰此詩意亦然其詞指至爲顯切

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寶星瑣黃朱班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龍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

病中贈張十八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窓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

以上因病

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

思與籍談

扶几導之言曲節初縱縱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

言籍之所談

吾欲盈其氣不令

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

此誘敵之法
以下截斷

傾尊與斟酌句開

此下四

四壁堆罌缸玄

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釭

明釭燈也

夜闌縱捭闔哆口疎眉厖

此句能將張籍之形狀寫出

亦所謂下筆如有神也送澧

觀詩伏犀插腦高頰權東坡白鬚紅頰

如君長岌岌兩柱扶霜紈皆是此法

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

此二句續

連日挾所有

形軀頓脣肛

脣肛脹大也

言其得意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嗁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

落通篇落勢

至此一縱神味乃百倍公詩云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乃自踐其境以上先縱籍言最後乃收伏之

雌聲吐竅要酒壺綴羊

腔

文傾尊斟酌意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

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峒幸願終

賜之斬拔枿與椿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

以上張籍屈伏此等詩非游戲筆

乃指授以文字之要訣也讀者宜知此

意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

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囁治水航想當施手
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嫌弱接筆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
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
電下取將流落人閒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
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纖女裏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
乞君飛霞珮無太忙者乃太忙與我高頡頏雄奇岸偉亦有光儀萬丈之觀但詞
稍平衍變化跌宕處少所以不逮杜
公在

贈張籍

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挂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懼其
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板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餚薄暮歸見
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
以肉貫弗開祛露毫末自得高蹇嶢言但開露毫未已足驚人子身蹈邱軻爵位不早綰固宜長

有人文章紹編劃。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機。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憫顧視窗壁。閒親戚競覘。喜氣排寒冬。僂耳鳴睍睞。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研練自然精妙

寄崔二十六立之

西城員外丞。心迹兩屆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驅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龍。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廻首卿相位。通塗無他歧。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墀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攬攬爭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轉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鷙。插翅飛天陲。駒廝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韁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桁掛新衣裳。盜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

古宦塗同險巇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新篇笑其思風幡肆逶迤又論諸毛功劈
水看蛟螭雷電生睽睭角鬢相撐披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擣倡來和相報媿歎俾
我疵乂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深淺抽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
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迢遞
山水隔何由應墳簾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驅驪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綺諸男皆秀
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擢腸與戚容能復持酒卮我雖未耋老髮
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飆盡浮危立花隔兩眼視物隔襯襯燕席謝不詣游鞍懸
莫騎敦敦凭書案譬彼鳥黏鶩雖平鋪直敘而句句造出奇偉不落凡境且吾聞之師橫亘而來據一篇之勝不
以物自隳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
枯骯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觀名計之利莊子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
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癃罷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睢况又嬰疹疾寧保軀不貲
不能前死罷內實慙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根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生兮

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去來來字語詞呼令同去也

相待安眾算

我有雙飲鯀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鏤妙工

倕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蕡菉蘚綿

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鯨以興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

夫道倕俛勵莫虧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願君恒御之行止雜燧觿異日期對舉

當如合分支

長篇氣勢渾灑流轉而時有螭光怪出沒其間最是韓公勝境

符讀書城南

符公子小名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飛黃駿馬名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

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奮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躡踏疏亮質樸此絢爛歸於平淡之境也

瀧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尙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爲不虞卒見困卒讀猝汗出愧且駁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如蛇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

韓詩專以錢刻見長及其後乃更亮質樸此絢爛歸於平淡之境也